五禮通考

ロ七12
1062
3

欽定四庫全書

門口 12
號 1062
卷 3

五禮通考卷第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國子監司業金匱吳鼎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注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旦警衆）秋官銜枚氏大祭祀令禁無嘩（銜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譁嘩譁則不敬鬼神故也）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注蠲讀如吉圭惟潔之圭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蔵惡也）（疏大祭祀謂郊祭天地）

右呼旦警戒

禮記郊特牲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疏）郊祭之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也反道刻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王鸞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疏）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去

右除道警蹕

春官太史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疏）執行祭祀之禮若今儀注

地官鼜人掌凡祭共盛（注）共盛黍稷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祭祀言凡則天地宗廟大祭小祭皆有黍稷于簠簋實

春官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鬯釀和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若如黑黍一稃二米（疏）此首供秬黍之酒無鬱也

天官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

凡祭祀以法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注）大祭者王服衮冕所祭也三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貳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盛明燭共明水（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元酒鄭司農云明盛謂以明水修滌粢盛黍稷

天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于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

春官典瑞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天官亨人掌共鼎鑊（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脅于鼎）

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凡祭祀共其薦修之豆實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涖玉鬯省鑊奉玉盞（注王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疏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曲禮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盞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盞謂黍稷天地當盛以尊盞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

蕙田案禮神之玉灌地之鬯雖典瑞鬯人之事而必親臨之牲之肥瘠鑊水之多寡雖充人烹人之事而必親省之奉玉盞六宮所供宗伯親奉之也

小宗伯省鑊肆師表盞戚告絜展器陳告備（疏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于簋簋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潔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

方氏苞曰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皆大宗伯親之莫重于盞盛而弟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亨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眡若盞盛則帥宮女而為之者天官世婦也卿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也外臣安得而眡之故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右祭日陳設省眡

禮記祭義郊之祭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注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一疏此經止明郊祭之禮

方氏慤曰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為明言陽則知闇之為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蔽祭日謂祭之日也必于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也劉清江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建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亡仲由為不知禮朝及暮則孔子無為多仲由仲由為不知禮

馬氏睎孟曰周官掌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侯代有事也唯其與諸侯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周氏諝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薛田案以朝及闇三說不同細案之周氏說固無定見劉氏云日出之初猶逮及闇氏之及晝恐儀節不能如是之促也當以註疏及方氏之說爲正馬氏亦足相發

右祭時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注）報猶白也凡典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疏）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証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注）時謂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疏）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右聽祭報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注）衮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疏）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薛田案服衮被衮周天子祀天之服非魯禮也註誤詳見上服衮條下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祭（王注）大裘為黼文也言文故被之道路至泰壇而脫之

陳氏禮書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語謂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衮張融又易之以為王至泰壇脫衮服裘衮王肅託孔子以信其說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又大裘無文與黼不同

二者之說誤矣

蕙田案黼裘服以誓省不聞服以祀天祀天服大裘取其質也安用黼為此蓋王肅偽造之詞陳氏非之是矣

周禮春官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注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倪馬也)

通典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詮燭以照于路

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川自出也王由左馭禁止馬使不得行也軷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舍軷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時故有犯軷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軓祭軓乃飲(注軓謂兩轊也軓當作軓車前軾也)(疏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之右轂末及軾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馭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軓并祭軓與軾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軷而去

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夏官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注維維之以繅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繅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也鄭司農云維持之(疏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繅連旁三人持之)

家語郊問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

右王出郊

蕙田案云脫裘服衮者蓋見郊特牲之文與周禮司服不符故造此說以牽合之不知服衮固不害其為同也後世祀天之服皆因是而淆焉特其于祭日之次節有合故

辨而存之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絪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

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疏案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

張子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為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編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兆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鄭氏鍔曰謂之禋祀則在乎致其心齊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蕙田案禋祀註疏與張子鄭氏不同然升煙所以達其精意也當兩存之

儀禮覲禮祭天燔柴（疏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

敖氏繼公曰燔柴者謂置牲幣之屬於積柴之上而燔之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疏既祭積薪燒之）（郊疏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而燔之）

爾雅祭天曰燔柴（郭注）

韓詩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

（郊特牲）孔疏祭天初有燔柴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

羅泌路史祭天燔燎祀地瘞埋益牲幣爾先儒以為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為燔瘞皆有玉奠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玉之瘞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計矣燔瘞之玉何其多耶以皆燔耶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鄴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案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唯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為禋燎玉之差降而鄭注
大宗伯職亦遂以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
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
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為見之經者尤不近情韓詩鄭
注端末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
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
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
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為禮神之玉
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禮運云
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
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
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
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
間哉　又曰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
也燔柴於泰壇瘞埋于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
之也埽地而祭蓋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
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
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驛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鄭以陽祀祭
天陰祀祭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
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
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名詁
云用牲于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為
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圭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
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名詁言郊皆有所不及
彼熊氏等乃以為郊唯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

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郊之祭則有全烝若分牲體豈得謂全烝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又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既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

蕙田案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為重然其制不詳鄭氏韓詩外傳謂燔瘞有玉熊氏謂分牲體供二處所用陳氏禮書亦謂燔用牲首路史非之蓋玉無煙臭固無燔燎之理而特牲即是全烝烏得分為二耶先儒拘泥特牲之文故為此說不知雖有燔牲何害全烝之一特也詳見前犧牲條下

又案陳氏禮書謂燎必於樂六變之先其義與求神合郭璞爾雅註曰既祭積新燒之二說不同豈先燔柴降神既祭復以牲幣燔之耶禮書亦謂不可考存疑可也

右燔柴

易豫卦大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
為羽靈鼓靈鼗鼖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圜鐘夾鐘也
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
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
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
用南呂上生姑洗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元
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
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
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
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圜鐘夾鐘也者
即上文夾鐘也云夾鐘生於房心
天宮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
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大辰夾鐘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
出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圜鐘為天之宮云天宮夾鐘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
鐘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鐘是呂陰
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鐘林鐘自與
黃鐘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
之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為角也
林鐘上生太簇太簇為徵也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
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四聲足矣

陸氏佃曰黃鐘降神之
樂也故曰天神皆降
王氏安石曰此
祀天下神之樂
薛氏虞曰周制大祭有二一曰祭天圜丘二曰祭地方澤
三曰禘祫宗廟三祭既殊其樂亦異然此是致神之樂
陳氏祥道曰古者祀天之禮衆矣而莫盛於冬至莫大於圜丘以其祀及於昊天
上帝而百神衆矣故其降神之樂宜主以帝所出之方及其格也大合六代之
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配以祖焉在易豫
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也
王氏安石曰圜鐘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天無
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致圜鐘
薛氏虞曰東而本統起于壯易曰帝出乎震東方也故祭天仲川寅
卯辰之律曰太簇圜鐘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黃鐘為天統故兼取壯

方之律而以
黃鐘為角
王氏詳說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圜鐘為宮宮數八十一黃鐘為
羽羽數五十四姑洗為羽羽數四十八函鐘為宮太簇為徵徵數四十二南呂為羽羽數三十六
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亦如其數
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歷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
羽羽生角以相生
為先後之序也
鄭氏鍔曰不曰夾鐘曰圜鐘者以天體言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
其類取聲而用之天功始于子故用黃鐘為角角言功之始天功成于寅故用
太簇為徵徵言功之成天功終于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終也○管用特
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為山名于此取材為琴瑟將以名乎至和故

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為首天神最尊故用之○樂用圜鐘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磬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圜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屬乎陽

朱子語類問宮角徵羽與古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大呂為角則南呂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又曰所謂黃鐘宮大呂角便是調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但其中五音依舊都有不是全用宮

蔡氏德晉曰圜鐘即夾鐘屬卯其位為震帝出乎震故致天神以為宮不曰夾而曰圜與易乾為圜同意黃鐘太簇姑洗律之相次者也相次者天之序故祀天神取之圜鐘為宮無射為之合宮之合黃鐘為角大呂為之合太簇為徵應鐘為合姑洗為羽南呂為之合宮之旅而在天者其合別而為四也鼓以君樂而鼓佐之其以雷名雷為天之聲也管者中氣之所由出孤竹竹特生而堅剛者其音清越于祀天神宜也琴瑟者歌聲之所由叶雲和山名言管而堂下之樂見矣言琴瑟而堂上之樂六變者雲門之樂六變而終也天神皆降至和感合融洽貫通上帝降監而百神景從猶鑾輿動而千官隨也

附辨注疏天地人三宮不用之律

周禮大司樂鄭注圜鐘夾鐘也夾鐘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鐘林鐘也林鐘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鐘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鐘詮釋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不用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鐘黃鐘下生林鐘林鐘地宮又避之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鐘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陳氏禮書大司樂所以序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壯方也物于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畢之也避之者

尊之也以為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鐘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楊氏復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鐘為宮圜鐘為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鐘為角黃鐘陽聲之首也太簇為徵太簇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鐘為宮函鐘上生太簇則大簇為角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大簇為徵應鐘為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李氏光地曰黃鐘圜鐘兩宇錯互諸儒相承遂不復正原其所以蓋以黃鐘一律宮角兩用或者疑其重複而以意易之致誤之根當緣于此

蕙田案前漢志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大簇統人謂之三統又為三始此大司樂天地人三宮林鐘無異其天宮夾鐘人宮黃鐘不同者漢志言作樂之原周禮言祭祀之樂之用易帝出乎震震位夾鐘故祀天神以為宮易以坎為壯方幽陰之卦凡言祭祀言宗廟多取坎象（豫晉困震渙既）坎位黃鐘故享人鬼以為宮與三統之義兼通無礙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先儒說旋宮者有六

十聲六十調以聲言則夾鐘爲宮者林鐘爲
角無射爲徵黃變半爲羽林鐘爲宮者應鐘
爲角太半爲徵姑半爲羽黃鐘爲宮者姑洗
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此以律管之長短
高下別五聲而共爲六十聲也以調言則夾
鐘爲宮者應鐘爲角夷則爲徵蕤賓爲羽林
鐘爲宮者夾鐘爲角黃鐘爲徵無射爲羽黃
以律均之起聲收聲分五調而共爲六十調
也此大司樂天宮夾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
爲徵姑洗爲羽地宮林鐘爲宮太簇爲角姑
洗爲徵南呂爲羽人宮黃鐘爲宮大呂爲角
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此非以本管相生之五

聲言而以律自爲均之五調言天宮四調皆
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地宮四調皆以林鐘
起調林鐘畢曲人宮四調皆以黃鐘起調黃
鐘畢曲鄭氏拘於損益相生之成法有不合
者則以爲畢之而不用尊之而避之豈其然
乎商音不用其調耳如使每宮之中五缺其一何以使高下清濁咸得其宜哉
觀承案古樂既亡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之
樂各分四律者人多疑之此拘於三統而不
得其解也漢志三統乃据制律之本言非用
律之法也況人統乃太簇寅非夾鐘（即圜鐘）卯也
地統本大呂丑而林鐘（即函鐘）未居其衝亦非本
位也則何用執之以生疑哉李氏古樂經說

直以圜鐘黃鐘爲錯文欲彼此互更以遷就
其意此未當也唐書載祖孝孫之十二和其
一曰豫和以降天神皆以圜鐘爲宮三奏黃
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
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皆以函鐘爲宮太簇
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二奏文舞八成
三曰永和以降人鬼皆以黃鐘爲宮三奏大
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各二奏文武舞
九成此能全用周禮而各依其律者也則何
必互易之乎其所以分布三宮者康成謂夾
鐘生於房心之氣林鐘生於未之氣未坤之
位黃鐘生於虛危之氣其附會天星雖亦識
緯餘習而以林鐘爲坤位則恰是後天卦象

可知夾鐘卯爲震位黃鐘子爲坎位矣夫帝
出乎震坎主祭祀後人因此而悟夾鐘之宜
祀天黃鐘之宜祀先正康成之解有以啟之
也惟每宮四律而於五音去商合爲十二律
而於陽律去三陰律去一則未明故案律相
生而倡爲尊之故避卑之不用之說則太鑿
矣不知律有聲亦有調聲者逐字配以宮商
調者每曲統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缺一
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
調而只有四調夾鐘爲宮者用夾鐘宮調蓋
以夾鐘起調姑洗羽調亦必以起調畢曲者名其律
徵調姑洗羽調亦必以起調畢曲者名其律
耳推之地宮林鐘四律人宮黃鐘四律亦然

此正是六十調旋相爲宮之法也其不用仲
黵夷無四律者仲呂乃上生之窮黵賓亦正
均之變夷則實西方之音無射又窮秋之律
故只用八律爲調也其天地人各得四調者
陳氏以天宮四律爲律之相次地宮四律爲
律之相生人宮四律爲律之相合似爲明切
然惟人宮之相合爲自然而天宮之相次則
夾鐘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之相生則南姑二
律亦互其文終非天然不易之法也以理言
之天陽在上故夾鐘四律俱用子寅卯辰之
陽位地平在下故林鐘四律分布東西南北
之四方人在天地之中故黃大大合天地人
三才之統而應鐘亥又應陽氣而生可以終
則有始而循環不窮矣況合辰之說乃上文
分樂而序之法是歌奏迭用而只以一律爲
調與此之每宮四調者不同亦不必牽入於
此條人宮內也

附辨陳暘旋宮不過三

陳氏樂書周官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倫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大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爲宮而無射爲之合黃鍾爲角而大呂爲之合太簇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二成又降爲一亦此意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有四坤降爲二成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一陽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一陽成之故其律或上同于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于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和異此其律所以一于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著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

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為首禮人鬼以黃鐘為首禮地示以函鐘畢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

蕙田案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十二管每管之均均具五聲為六十聲十二律自為其宮宮各五調為六十調所謂旋相為宮也若如樂書之論旋宮不過三則此三宮者執而不變滯而不通無可旋轉且止是三管為宮耳未可云十二管旋相為宮也三管之外既不為宮即不成調何以上文奏黃鐘歌大呂至奏無射歌夾鐘乃十二律並用耶合辰之說于理固然至所云四降而三三降而二則非有意義存其間擬之以易合之以著恐皆附會晉之泥大司樂三宮當旋宮而不信禮運十二律均旋為宮之義失之遠矣

右作樂降神

春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令鐘鼓相尸禮（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

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逆尸從車（注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

王氏應電曰漢說於經文以裘冕之服二人裘冕為句遂謂六人裘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為從尸服失裘冕王之盛服乃衣之以縗戈盾何其褻歟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以縗戈盾何其褻歟至此耶夫所謂節者掌其服而有品節之云耳

蕙田案記曰尸襲而不褅送逆尸者象之故鄭氏有從尸服之說但大裘乃王祀天之服未必即尸服也尸服既於經無見而斷以節服氏之裘為大裘裘鞶矣陳用之又據為裘冕

加衰之証夫衰之外雖必有衣但未必即是衰也先儒以衰冕爲如王之服故王昭明以爲褻瀆之甚愚謂衰冕二人蓋言尸服衰故送逆尸者亦衰尸冕故送逆尸者亦冕衰與冕者豈必如王之大衰衰冕耶或各如其等之服冕而加衰焉耳如此則衰冕爲無可疑而王氏之說可以不論

通典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衰而升丘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鍾爲宮耳

附諸儒論傳記祭天尸

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

國語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

禮記曲禮孔疏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祖之屬皆有尸也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張子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復曰愚案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常運而不息有形氣

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說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遽信觀承案祭祀之禮無主則不依而無尸亦不享杜氏謂立尸乃上古樸陋之禮者非也古人立尸自有深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仗精心亦憑尸象方能從無形影中感召出來耳然祭則立之畢則罷之則又人鬼不瀆而民無惑志也是以祭必有尸內祭祀惟婦人不立尸以用男則不類用女則非體也外祭祀惟天地無尸天大無外地廣無垠而不可爲尸也此郊祀之有尸乃配者之尸耳張子說甚是然兼山川言恐未爲確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名公爲尸周禮墓人爲尸朱子亦謂惟天地不敢爲尸如祀竈則膳夫爲尸門行則閽人爲尸山川以虞衡爲尸蓋鬼神各因依其職守所在而憑之也則山川豈可無尸乎唐開元禮亦尚有尸自後尸法亡而像設盛於是梵宮道院野廟淫祠無非土木衣冠神鬼變相既立不罷終日儼然煽惑愚民無有限極以至玉帝天妃亦冕旒環珮而戶祝之則侮天瀆神之至矣乃知古人立尸之意

固甚深遠也

春官大祝大禬祀逆牲　右迎尸

地官封人歌舞牲（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

天官太宰贊王牲事（注凡大祭祀君親牽大夫贊之）

通典王親牽牲而殺之

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

國語周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疏漢時苑中有貙劉即貙雅貙似貍劉殺也）

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王盥（疏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之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文獻通考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白言請先詣罍洗後詣玉幣從之）　右迎牲殺牲

御僕大祭祀相盥（注謂奉盤授巾）　右盥

周禮春官大宗伯奉玉

天官太宰贊玉幣之事（注玉帛所以禮神）

小宰贊玉幣之事（注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　右薦玉帛

周禮天官籩人供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共薦修之豆實　右薦豆籩

禮記禮器郊血（注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疏血氣也夫肉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郊血（疏謂正祭之時薦于尸坐之前也）

春官大祝隋釁（注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天子薦血于庭前宗廟即血以告殺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

通典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爲奠
古之薦鄭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
右薦血腥

春官小祝贊奠注奠爵也
天官太宰贊玉幣爵之事注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執以從王而授之
小宰贊玉幣爵之事
春官嚌人共飪嚌
通典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爲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天獻酒之禮經無明文通典據注疏以侯其說以侯考
右朝踐王一獻宗伯一獻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
鄭氏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此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奉之以明其義
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注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祝以告神
通典祝用于祭祀所以交于神祇者當有其辭也如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號若云皇天上帝
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主潔也禋祀祭天神也
鄭氏鍔曰大祀執之以號祝既爲之美名又從而告之恭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者也
大戴禮公符篇古祝辭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維某年某月上日
通考古祝詞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也

明集禮成王在洛邑祭歲王命作冊史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者

右祝號

易鼎卦彖傳聖人亨以亨上帝

周禮天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注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

亨人掌供鼎鑊給水火之齊

右亨牲

地官大司徒奉牛（注奉猶進也）（疏案國語郊之事有全胥若然則郊祀先全胥後豚解之）

國語周語郊事則有全胥（注胥體而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

薦田案禮器一獻熟也皇氏曰郊天與大享三獻胥是祭天有熟也並有血腥爛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此為祭天薦熟之確證

天官亨人共太羹鉶羹（注大羹肉湆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禮記禮器大羹不和（疏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汁謂之大羹不和）

郊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方氏慤曰味之美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為貴而已）

詩大雅生民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亶時（毛傳木曰豆薦曰登于豆薦菹醢也于登薦大羹也其馨香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文獻通考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皆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右薦熟

通典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

右饋獻王三獻宗伯四獻

周禮春官小宗伯〔逆盦〕〔注〕逆盦受饋人之盛以入
小祝〔逆盦〕盛
大宗伯奉玉盦〔疏盦謂黍稷天地當盛以在簋〕右薦黍稷

〔通典〕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爲賓長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

六代之樂

〔禮記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蒼璧于神座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云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緹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亦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于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右饋食王五獻宗伯六獻諸臣七獻

春官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以黃鍾之鍾

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疏〕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相通也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

鄭氏鍔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祓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于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為六律之首大呂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

類也

蔡氏德晉曰奏者播之于器歌者詠之于聲舞者動之于容三者作樂之大綱也黃鍾屬子陽聲之首大呂屬丑陰聲之首為之合蓋取子與丑相合之辰也

雲門六樂之首以斯三者求天神而祀之尊之也此祭祀薦神之樂凡祭祀始作降神次則薦神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鼗大饗亦如之〔注〕登歌歌者在堂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擊拊瞽乃歌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鼗小鼓鼓鼗猶言擊鼗

鼓鼗管乃作也

陳氏樂書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後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鼗堂下之樂也于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于管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鼗舞之作樂言拊詠于上言鼓鼗于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而已益拊為衆器之父鼓鼗為衆聲之君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于道焉以鼓鼗為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于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為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達有神與有德此祭祀之樂也

高氏愈曰登歌謂升歌堂上貴人聲也拊以韋為之擊之以為奏樂之節下堂下管如笙竽六空播謂播揚其聲小鼓曰鼗鼓之亦所以節樂蓋太師帥瞽登歌于堂上令衆工奏樂以和之復令擊拊以節之堂上之歌既畢則堂下以管聲相繼遂乃播動其樂器令工大奏衆樂而復鼓鼗以節之與虞廷所謂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

者亦略相似也

易氏祓曰奏擊拊以道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鼗以道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道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聿氏泉曰鄭仲師以擊拊為樂或當擊或當拊蓋以拊為虞書擊石拊石之拊然玩少師職登歌擊拊與下管擊應鼓對而樂記亦云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則拊為樂器而作樂先擊拊鼓可知

蕙田案堂上堂下雖指明堂宗廟言而郊壇

皆

奏樂亦必有上下可知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地官鼓人以靈鼓鼓神祀（注靈鼓八面鼓也）

春官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變猶更樂成則更奏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疏后稷配天之樂歌也）

右祀神之樂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爵之卒爵而飲之（注舉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酌以興出宰夫以邊受畜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傳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右祀神之樂

禮記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也）

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是也）（疏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富也者福也（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疏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右嘏

周禮春官小祝送尸（疏始祭迎尸而入祭末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夏官節服氏郊祀送尸從車

右送尸

周禮春官大祝既祭令徹（疏祭訖太祝命徹祭器）

楊氏復曰周禮以徹祭爲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況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于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小祝贊徹

小師徹歌

右徹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右告事畢

周禮春官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瑟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黃氏度曰王者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為可知矣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觶歷而皆飲之（注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觶讀如嫁娶之嫁觶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斝殷人以觶周人以爵元謂觶讀如嫁尸之嫁宰冢宰（疏）凡宰祭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含案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

王氏詳說曰祭天大事也見于天官大宰又見于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于常職而見于量人云宰祭是大宰攝祭之事

周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彙纂）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必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右代祭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輓車索也（疏）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則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于斬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

春秋繁露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祀天之禮也

右喪不廢祭

蕙田案天子祀天正祭冬日至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於圜丘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
郊蓋天者百神之君天子萬國之主父事天
而享上帝所以大報本返始也其天帝之稱
有該以一字者則祀天享帝之類二字者則
上帝皇天昊天之類四字者則皇天上帝昊
天上帝維皇上帝之類天與帝一也以體言
之則曰天以主宰言之則曰帝而已其祀享
之所曰南郊曰圜丘曰泰壇曰吉土蓋郊內
有壇壇高曰丘圜丘即泰壇也以形象天曰
圜以天尊壇曰泰即南郊之吉土爾其正祭
之日以冬日至蓋天體輕清上覆而屬陽冬
至一陽生爲天道之始乾元統天又爲生物
之始易所云見天地之心者也天子繼天立
極體天之心而報祭焉所以明天道定天位
事上帝而仁鬼神也其所配之帝祭法有虞
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家
語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
報本返始也故以配上帝是也其從祀之神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楊信齋謂非必百神
從祀理或然也其祀有正祭有告祭冬日至
正祭也其曰類曰旅曰造曰昭告曰柴曰升
中皆告祭也告祭之禮皆殺于正祭而旅又
稍隆焉其常祀之數每歲有四而圜丘居其
三冬日至一也祈穀二也雩三也明堂四也
冬至之日不用卜而辛日用卜雩爲百穀祈
膏雨與啟蟄之郊同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明堂亦南郊但不祭于圜丘其祀天一也其祀之禮曰禋祀禋精意以享也鄭註以禋爲烟與燔柴合然日月星辰皆用烟而唯昊天稱禋祀則張子之說不可廢其粢盛秬鬯天子親耕甸師以時入之后親舂其酒醴曰五齊三酒秬鬯明水其玉幣四圭尺有二寸蒼壁爲邸璧與玉非二物也幣用繒色蒼放其器之色通典云長丈八尺豪曾子問鄭注制幣長丈八准之其牲用特殷元牡周騂犢其邊豆天官籩人醢人掌之郊祭籩豆經無明文然祭必備物記云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而不如常祭乎其器用有越席有犧尊以疏布爲巾覆之禪杓白理木

器用陶匏陶瓦器匏酒爵蓋祭天尚質也其服冕內服大裘外被衮衣戴冕璪十有二旒大裘黑羔裘衮十二章以襲裘惟冬至南郊則服裘餘皆衮冕晁氏說適四時之宜而非謂祀天必用大裘亦非裘冕而不披衮也周禮大車旗一曰玉路一曰大路玉路即道之車素車即事之車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衮之後則即壇明矣其祭祀始終之度先三月滌牲滌者繫牲之所取滌蕩潔清之義帝牛即特牲也前期十日太宰率執事而卜日方牲夫謂卜郊指用辛之郊言蓋郊用冬至無庸卜日皆兼他祭爲文原不專謂

郊天也遂誓戒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玉府共食玉鬯人共秬鬯以浴遂戒具小宰持其法宰夫詳其式與太史相聯事前期一日遂陳設掌次張氈案設皇邸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重帝謂于幄中設承塵幄在幕中帷在旁幕上張幄在帷之內帝在幄之內也蓋祭臣多故張旅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蓋公卿以下即位于壝宮之門未祭則常服及祭則更祭服于幕次尸次亦更衣所也封人飾牛牲設楅衡置絟共水豪皆以待夕牲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簪所以待殺牲也大司樂宿縣大胥以鼓徵學士凡禮物器用咸設焉遂省視蓋祭器甗鬵皆須濯溉罞者親眡之尊者往涖之所以致敬致潔而禮神之玉祀神之牲尤其重者也祭之日雞人呼旦巾車鳴鈴銜枚氏禁無嚣蜡氏除不蠲禁刑者及凶服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太史執事以次位常鼎人供咸舍人供簠簋鬯人供秬鬯酒人共五齊三酒司烜氏取明火明水幕人以疏布巾幕八尊與瑞供玉器亨人供鼎鑊邊人醢人共籩豆之實大宗伯涖玉鬯省牲鑊肆師表案盛展器陳王皮弁以聽祭報蓋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告日時早晚未郊故未服大裘衮冕而服日視朝之服也小宗伯告時告備典路出路贊

駕說王出宮大裘衮冕乘玉路建太常大馭
馭玉路犯軷太僕自左馭而前驅虎賁氏先
後王條狼氏執鞭以趨辟節服氏維王之太
常王至郊御大次小宗伯告備告時乘大路
以赴壇遂臨燔柴作樂以降神乃迎尸太祝
相尸禮小祝沃尸盥遂迎牲太祝掌之太宰
贊之君親牽牲封人歌舞之天子自射其牲
乃埽地而祭遂盥小臣沃王盥御僕相盥乃
薦玉幣薦血腥凡血祭曰嚌血氣也肉食有
味味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
敬不褻近故用血天子親薦于神座前也乃
獻尊小宰贊爵授太宰太宰授王小祝贊奠
卑人供秬大司寇奉明水五齊加明水三

酒加元酒杜佑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後王
以匏爵酌泛齊獻尸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
齊亞獻所謂朝踐也是爲二獻每獻奏樂一
成乃祝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洛誥王命作
冊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者則祝固必有
冊爾祝畢王退侯小次乃亨牲大宰納亨贊
王牲事亨人供鼎鑊給水火之齊遂薦熟大
司徒奉牛亨人供太羹鉶羹太羹肉汁不和
無鹽梅也鉶羹加鹽菜矣蓋太古初變腥但
煮肉而飲其汁後人祭既重古故薦之通典
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
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
也通前凡四遂薦黍稷小宗伯小祝逆盦盛

大宗伯奉玉盞薦畢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
踐之泛齊以
獻之緹齊以
諸臣爲賓長之一獻凡七皇氏謂以外皆加
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
昔酒酢諸臣以事酒每獻舉樂詩周頌郊祀
天地之樂歌昊天有成命后稷配天之樂歌
思文后稷是也獻畢天子舞六代之樂遂嘏
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遂送尸肆師禮
成則告事畢蓋其制度儀文與行事始終之
序大畧如此馬端臨文獻通考嘗言其散見
于百官之職掌錯見于禮經之總論披紛散
佚未有能會通而次第之者惟杜氏通典頗
有條理然禮經簡畧多以注疏之意補之乖
異多端惟信齋楊氏祭禮一本經文不復以
注疏攙補然闊畧不接續又不如通典之通
暢今考通典以注疏補經惟七獻之說義可
通用至其附和六天之謬則以圜丘爲禘上
帝祈穀爲祀感生帝其惑於九祭之說則以
五時迎氣爲祀天故祭祀之所則分南郊與
圜丘爲二地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爲
二物圜鍾爲宮與乃奏黃鍾爲兩處之樂訛
舛錯雜本無義理而信齋祭禮首著古郊祀
次禮物樂舞次祀禮始終之序次祝辭樂章
實爲疏脫既不足以貫串經文之旨而想見
聖人著作之精意又不可措之儀節而見諸

施行則古者祀天之禮無徵久矣爲詳繹聖經折衷衆說舉其大綱詳其節目其必不可考者畧取注疏之純正者以補之然後聖人制作之意可以顯白稍爲損益潤色則一一可見之施行即後代制作之善如唐之開元禮宋之政和禮所定儀注皆有以統其全規而立之準則庶不謬于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意云

文獻志王炎郊祀儀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天洎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五方之帝爲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靈威仰終于黑帝汁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辯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爲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當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爲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祀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故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必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祀上帝明此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冢土禮謂之方丘而藏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失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于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

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啟蟄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爲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蕙田案王氏郊丘之說甚是至以五帝爲人帝以冢土爲方丘俱誤論春冬時日得之詳見前及方丘社稷門

文衡趙汸論周禮六天晝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經曰祀天曰禋祀昊天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五帝曰祀昊天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帝也故曰禋祀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帝也燔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酬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烟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燔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變之樂也又曾仍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丨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至日祀天神于圜丘夏至日祭地示于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于尊卑遠近親疏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于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同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聚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三禘之說而不別言祭天地則章昭注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謂郊爲禘而牲無異此所謂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不別言祭天地則韋昭注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

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唯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于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無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于四時與開闔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見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于先祖之上則前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焚于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徒往往望風詆排黃先生嘗謂恐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詣君子而質之

惠田案趙氏論六天是矣乃從鄭氏以禘爲郊祭南郊祀感生帝不知讖緯之當絶而反引伸其說何歟存此二條以見郊祀異說之惑人可長至其說之所以謬已詳見前辨中矣

五禮通考卷第五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士　吳江顧我鈞

吉禮六

圜丘祀天

史記封禪書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狀若井桔槔其法也索隱曰權一作爟周禮有司爟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常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

惠田案封禪書于四時稱雍而此云咸陽之旁四時有春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而此但云十月然則秦雖廢禮固未嘗即以四時爲郊天也太史公作此

書意在廣陳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於三代
常禮幸存一線於呂政者反從其畧故通篇
所言惟此一條爲正郊也高祖入關既立黑
帝後雖有詔祀上帝及梁巫祠天地之文所
言天帝皆是泛稱並無正祭武帝既立泰時
以後與五時間歲祠祭是漢人固亦知有天
與五帝之分特以泰一爲天而非周禮所郊
之昊天也

右秦郊禮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
川以時祠之

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長安置祠祀官女
巫其梁巫祀天地晉巫祀五帝九天巫祀九天

蕙田案梁巫祀天地晉巫祀五帝則天與五
帝明有不同矣乃復有九天之祀何其謬耶

文帝本紀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
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
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
吾聞祀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朕躬
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
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史記封禪書今上（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索隱曰漢舊儀云九年祭天二年祭地二年祭五時三歲一徧皇帝自行也）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
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漢書作日一太）

五原立守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蕙田案高帝紀祠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則祭天與祭上帝有別也封禪書文帝郊見五時索隱註祭天祭五時亦各不同是祭天之壇場時日儀文珪幣雖無可考不足以爲郊祀之典要然祭天之禮固未嘗竟廢自謬忌創爲泰一之說立祠于長安東南郊則儼然彷彿圓丘之意矣復增三一之祠又別泰一于天一地一之上後遂專郊拜泰一立泰時壇不經甚矣

其秋元鼎元年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黃帝上天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同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瘞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胖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鼮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于釜中曰洎陳古曰言以白鹿肉牛中以鼮肉鹿中又以水及酒合肉鹿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鼮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璧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漢書作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漢書郊祀志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薦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宿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穰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於殷殷德衰鼎遷於周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顯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候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龔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顏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

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麏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腶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胖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傍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

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蕙田案三代以上郊天儀節散見於經傳秦漢之人無所攷正疎畧久矣其壇制祭日從祀牲牢俎豆衣服祝詞大概稍見於此

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與州牂壤乃顯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

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

蕙田案泰一天神固不足以當昊天然班史諸紀每幸雍曰祠五時幸甘泉曰郊泰時蓋以泰時之設其尊在五時之上而五帝僅爲之佐則漢直以當圜丘之祭矣若更黜爲非郊必謂建始以上全不祀天殊亦乖其本意今於諸帝郊泰時者悉入郊天而五時悉入五帝庶無彼此紛亂之患而讀者亦易考焉

郊祀志天子封泰山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乙

史記封禪書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乙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蕙田案此年贊饗之詞與元鼎元年絕不同

漢書武帝本紀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春三月還幸甘泉郊泰時

泰山增封夏四月還幸甘泉郊泰時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二月詔曰朕郊見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
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
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郊祀歌練時日一 練時日候有望煟膋蕭延四方
以蕭爇脂合膋香四方之神也爇人說反
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祜休靈之
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
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
相放悲震澹心 放悲猶髣髴也音昉弗澹動也
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 八鄉八方之神
青黃 青黃謂四時之樂 徧觀此眺瑤堂衆嫮並綽奇麗 嫮音互好也謂女樂並好麗也
顏如茶兆逐靡 兆民逐觀而猗靡也猗武義反
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
珠玉俠嘉夜 俠與挾同嘉夜芳草也 茝蘭芳澤容與獻嘉觴

帝臨二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青和六合制數以五 此后土之歌也土數五 海內安寧興文匡武后
土富媪 媪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媪 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上黃土色也
青陽三 鄒子樂 青陽開動 春爲青陽 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
畢逮蹏聲發榮壯處頃聽 壯與戇同頃讀曰傾 枯槁復產陋成厥
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 羣生嘅嘅唯春之祺 嘅嘅豐厚之貌音徒感反
朱明四 鄒子樂 朱明盛長蕃與萬物 夏爲朱明萬古數字
桐生茂豫 桐讀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 靡有所詘數
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西顥五 鄒子樂 西顥沆瀁 西方少昊也沆胡浪反瀁音蕩白氣之貌也
秋氣肅殺含
秀垂穎續舊不廢 廢合韻音發 姦僞不萌祆孽伏息隅辟越
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

翊

元宴六鄒子樂 元宴陵陰元宴北方之神也 蟄虫葢藏中木零落
屮古草字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
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七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釐讀曰僖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
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
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脩飾嘉籩列陳
庶幾宴享滅除凶災列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
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
路龍鱗更定詩曰消選休成消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
天地八 天地並況況賜也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
路恭承禋祀絪豫為紛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
舞成八溢溢與脩同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
琴竽瑟會軒朱軒朱即軒也琳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
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須臾也長
麗前掞光耀明長麗靈鳥也舊說云鸞也寒暑不忒況皇童展詩應律
鉉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
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鶤鶤古翔字神夕奄虞益孔享
丞相匡衡奏罷鸞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
惠田祭郊祀志衡言甘泉泰時紫壇有文章
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
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宜皆勿修
故改去詩中鸞路龍鱗句為涓選休成又改
去黼繡周張句為肅若舊典舊本誤置下章
之首見館閣校本雖正其失而以為衡詩祇

記其首句則亦考之未詳也

日出入九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日月無窮而人命有終世長而壽短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

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獨樂六龍六龍之

調使我心苦訾黃其何不徠下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來耶師古曰訾嗟歎之詞黃乘黃也

天馬十　太乙況天馬下言此天馬乃太乙所賜故來下也霑赤汗沫流赭霑濡也流汗如赭也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睨天馬

容與迣萬里迣音逝超踰也今安匹龍爲友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

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化若鬼變化若鬼神天馬

馬徠執徐時言歲在辰也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

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太初四年詠宛王獲

天門十一　天門開訣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

德信著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涂道路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又甚廣大

夷石爲堂飾玉梢以祴光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

俞荅也言衆星留神荅我饗我薦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

而黃也煌音云幡比坡回集貳雙飛常羊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坡而雙集也月穆穆

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重

謂累獻也神棐回若流放殣冀親以肆章言神靈棐回留而不去故誠意遂章明之我得覲見冀以親附而陳

從高游眞音振旅闐闐殷勤此路路廬所求桃正嘉吉弘以昌桃讀曰肇始也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閡亦陔也謂九天之上也合韻音改紛

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十二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象謂縣象也載事也

日親以察參倖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依韋諧和也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姚僄姚言飛揚也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
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
朝醒取甘柘汁以為飲可以解朝醒也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復正直徃寧穰穰多也復歸也直當也寧願也言獲福既多歸于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馮蠵切
和疏寫平馮夷河伯蠵黿蠵龜屬言馮夷命靈蠵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瀆寫散平均無災害也上天布施
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二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宮之童豎致此異瑞也
披圖案諜元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后皇嘉壇立元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
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沇沇流行之貌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從彳經營萬億

咸寧厥宇
華燧燧十五　華燧燧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
乘敦昆侖敦讀曰屯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扳蘭堂扳舍止也神之
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俗才公反神之徠泛翊翊甘
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
鵕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貳觴猶重觴也福滂洋
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
波徧臚驩騰天歌
五神十六　五神相包四鄰五帝為太乙相包含也四鄰四方也土地廣揚浮
雲抶嘉壇椒蘭芳抶摩也摩拭其壇加以椒蘭之芳璧玉精禮神之璧垂華光益億
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言徧延諸神畢盡觴爵也靈
輿位偃蹇驤升汨臚析奚遺升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遥
滌澤湮然歸滌久也滌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在滌澤乃湮然而歸也

朝隴首十七　朝隴首覽西垠靈電燎獲白麟爰五
止顯黃德時白麟足有五蹏　圖匈虐熏鬻亟闢流離抑不詳流離不得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遵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鬐長也鬐音祁馬音武元反腾雨師灑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簡歸雲撫懷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　象載瑜白集西象載象輿也瑜美貌西合韻音先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六所獲雁數紛員多貌殊翁雜五采文翁雁頸文彩殊異也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十九　赤蛟綏黃華蓋綏綏赤蛟貌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零晝晞
濫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
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
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禗音近枲不安欲去也轙僕人巖駕待發之意音義熛然逝熛匹遙反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元德長無衰

蕙田案武帝祠太乙于甘泉祭后土於汾陰雖非古南北郊之制而其意畧同孟堅作志總一代樂章而繫之其下故其用樂禮節及前後增易不復詳述今由本文繹之縱不能確有所指然其先後節次之大畧有可彷彿擬議者一章曰練時日候有望焫膋蕭延四方是神未降而延之也曰九重開靈之旂是神之起而將降也繼曰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靈安留則神行而下至登位也是爲燔燎迎神之章如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也二章帝臨三章青陽四章朱明五章西顥六章元冥則爲

祀五帝之樂章封禪書所云泰一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者也七章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是言泰一之尊兼統天地蓋獻泰一之詞也八章曰天地並況曰合好効歡虞泰一則獻天一地一也九章日出入其詞皆求仙人慕黃帝之意封禪書所云吾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者也意或於朝日夕月而用之歟十一章天門曰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十五章華燈燈曰神嘉虞申貳觴則再獻三獻之樂章也十六章五神曰廣宣延咸畢觴曰搖滌澤湟然歸十九章赤蛟曰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延壽命永未央是飲福致嘏之事也曰靈

禮禮象輿轙曰禮樂成靈將歸是言神返而去也此皆獻畢受福送神之詞其前後次第畧可想見但或用之甘泉或兼用之汾陰雍時則不可考矣此外十章天馬十二章景星十三章齊房十七章朝隴首十八章象載瑜或志休祥或記功烈則隨時增用故元狩元年之朝隴首三年之天馬並作于立甘泉祠之前惟元鼎五年之景星則適在其年若元封二年之齊房則在立甘泉之後四年矣太初四年之天馬則又後之八年矣太始三年之象載瑜則又後之七年矣是皆隨事增入其奏之節次不可知或即以天馬厠九章之下景星厠十一章之下以爲序次而班史因

之歟惟十四章后皇則決係汾陰后土祀神之樂而其迎神送神當即在前十三章之內今不復可別矣然則此十九章者始于元狩元年之獲麟終太始三年之獲赤鴈歷二十九年而始備至匡衡更定則又後之六十二年矣今以班志相傳既久且又有甲乙次第若更區分割裂恐無片段故統載于此而畧申其說以俟考定者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天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

郊祀志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宣帝本紀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翡翠翔集止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薦俎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蕙田案武帝後元元年郊泰畤見羣鶴赦天下此年復賜爵及牛酒高年帛自後因之相沿既久至赦賚繁費如宋代幾致以郊祀爲難行則漢已階之厲矣況誇瑞應而惑神鬼豈敬而遠之之道耶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郊祀志改元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黃龍見

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

宣帝本紀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本紀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永光元年春正月幸行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建昭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郊祀志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

蕙田案自漢初至此南北郊未立其制凡四變天地五時三歲一徧祭一也立泰一祠于長安東南郊二也增三一祠于亳忌泰一壇

上三也甘泉立泰時四也其時天子所親行者泰一五帝后土其最著云

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圍以上

郊祀志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陿且百里汾陰則度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

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譚又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案經執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　既定衡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騏驥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稭音憂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騏驥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郟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壯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

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蕙田案匡衡之議可謂精矣蓋由是復覩古先之制焉漢時經術之效至是乃見北郊之文于經無有而此俱稱禮記必有明據非臆說也特爲二戴刪定而逸之耳惜哉

三輔黃圖園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園丘今按高二丈周圍百二十步

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蕙田案此西漢南北郊之始然正月上辛乃古祈穀之祭非圜丘正祭匡衡蓋亦誤認魯禮爲周禮耳甘泉泰時用十一月朔旦冬至其地則非其時則近古也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

郊祀志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

失方位違陰陽之宜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後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泉先畤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延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成帝本紀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揚雄傳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丙戌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

郊祀志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薛田案此西漢再復南北郊然其忽罷忽復復而仍罷者或以未得皇孫或以久疾不瘳益方士禍福之說中入骨髓其所謂敬恭明神者但知有祈禱之私而不知有典禮之正區區一匡衡正之猶捧土以塞孟津欲障而迴之也難矣

哀帝本紀建平三年十一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

郊祀志哀帝寢疾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
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維思殆繼體之君不
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
祠焉

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

郊祀志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
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
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
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
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
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
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
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
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
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
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
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
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
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
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
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
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
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
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犢燎瘞配用牲一犅燎瘞后用牲一犅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夕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

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莽又奏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

蕙田案此西漢三復南北郊然改爲合祭以
姒配地魏晉以下皆率行之不知其皆莽禮
也　又案莽雖復南北郊僅於冬夏至使有
司行事而天子則以孟春親合祀天地于南
郊是南壯郊制雖似合古而祭祀之禮失矣
又立泰一兆曰泰時后祇曰廣時則是仍不
廢舊時但移之于國都耳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
歲一辯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
紫壇帷帳惟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
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
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
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
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
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
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
安城黃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
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
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西京之事班史于祭祀儀文所述簡畧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而三歲郊見于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則未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蕙田案漢郊祀志載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稱孝文
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以太祖高皇
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據此則高皇帝之配

泰時自文帝始特史失載耳舊儀之言固有所本馬氏以爲其義難曉豈偶忽之耶

〔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於紫殿今案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蔥也　竹宮甘泉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

〔酉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

養牛五歲重三千觔

〔文獻通考〕馬氏曰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湯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

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祀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膺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時爲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繼襄之僭其實非也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爲鄜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祟搖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誖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泰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則泰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泰一貴于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泰一而五帝增環佐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附爲六天之說以爲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爲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叛六天之說何哉竊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謂已祭嶽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

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

立黑帝祠而以爲事天之事畢矣益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乃若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敘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謬哉

案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注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畤三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祠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

之所並祠者泰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廟寢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壯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壯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壯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

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祠之咎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蕙田案漢書王莽傳載其居攝元年祀帝南郊迎春東郊又宗祀虞舜于明堂六年獻新樂黃后配地又宗祀虞舜于明堂莽之僭亂好爲粉飾如此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今盡削之不足復污簡牘也

右西漢郊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貢　士　吳江顧我鈞　參校

吉禮七

圜丘祀天

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二年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

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酸合四百六十四酸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酸合三百六十酸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酸竹苟切 祭酹也

注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四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鄉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爲周道鄉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鄉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

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於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犢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蕙田案此東漢郊壇從祀之位魏以降從祀星辰漸以繁多矣

東觀漢紀上都洛陽制兆於南城七里壯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名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五時及甘泉泰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頒之祠官修故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丘于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稽復古人祀天之制

後漢書祭祀志建武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爲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

杜林傳建武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漢紀杜林疏臣聞營河洛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民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繁苛取實事不苟

貪高冗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畧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智愚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達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後漢書祭祀志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明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酅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

蕙田案建武中興制郊兆于洛陽城南其地得矣乃內外壇壝門營從祀之神至一千五百一十四何其溷也然此猶曰西京故事也而天地共席帝后同牢則王莽瀆亂不經之舉當撥邪反正之初倘稽考典章洗除穢惡後嗣知所遵循詎不美歟乃帝既不深考而

在廷諸臣亦無有引伸匡衡之議而救正之者良由棄經信讖因陋蹈訛遂使陳陳沿襲洎近後代竟以合祭爲便安逸豫之身圖鋤蔽執持牢不可破不特禮制就隳而人主敬天之意荒矣莽不足責東京創制之君臣能不任其咎耶有天下者當以經術爲重矣

漢舊儀祭天紫壇幄帟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鈞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觔案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

鄭興傳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樊儵傳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定郊祀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

蔡邕傳初平二年六月地震董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

後漢書獻帝本紀建安元年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品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七月丁丑車駕至洛陽郊祀上帝大赦天下

禮儀志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凡齋天地七日　大喪惟天郊越紼而齋　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

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

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中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

文獻通考馬氏曰西都所謂郊祀若雍五時甘泉泰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唯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祖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泰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嘗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祀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為常故不復紀述乎

蕙田案東漢依元始故事歲凡三祭合祀天地者各一王莽所謂有合有別也當時雖行合祭而分祭之禮固未嘗廢後之主合祭者乃悍然以為不必分祭是宗

王莽而又失之矣

右後漢郊禮

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於成都

右蜀漢郊禮

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宋書禮志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禮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詔曰昔漢氏之初承

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有虞帝舜配

文獻通考馬氏曰此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用鄭元之說其時康成所注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譽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遥遥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蕙田案鄭氏所立天之名號非一然並無皇皇帝天皇皇后地之號魏氏用鄭元之說爲二天二地而所立名字又不經若此異哉

魏志蔣濟傳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

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後曰田非曹之先以追詰
隆

〔注〕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謬妄又難鄭元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元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耶

蕙田案邾出陸終是爲曹姓曹叔振鐸則爲姬姓碑文家傳自相背謬況騰本常侍嵩爲養子曹瞞傳言夏侯氏子雖無明証要之本非曹姓又何足辨乎

〔通典〕高堂隆表云案古典可以武帝配天魚豢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出自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蕙田案通典言高堂隆表與蔣濟傳不合不知何據豈武帝二字本作虞舜而刻本誤歟魚豢議亦不見正史豢作魏畧恐是著撰私

〔宋書禮志〕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右魏郊禮

〔宋書禮志〕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

〔三國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

頃者嘉瑞屢徵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緜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腓乎爲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僑之云

蕙田案志林之言過矣后稷肇祀何必郊壇之祀薪之櫰之何關燔燎之薪皆經無明文而強爲牽合者也且權果自比文王則猶漢之方伯何以告天即位既云歷數在躬則猶周之鎬京何以必擇土中其說本爲紕繆但山陽未崩而黃龍改號權之僭妄內懷不安郊祀不舉猶可謂一隙之明奈何反以相訾議乎

〔宋書禮志〕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春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冬十一月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一

右吳郊禮

二郊

宋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冬至帝親祠圜丘於南郊自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文獻通考〕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

蕙田案王鄭說郊不同斷以王氏之說爲是

泰始所行後世所可法也

圖書集成案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諸葛緒上言知士祭酒劉喜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晉禮天郊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晉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詔郊天大事速議爲定

晉書樂志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元爲之詞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

夜祇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其成於薦元牡進夕其
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永言
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
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
有黎民燕及皇天懷和百神丕顯遺烈之德之純享
其元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時邁其猶昊
天子之祐享有晉兆庶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
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
晉之祺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
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
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
火燎芳薪紫烟遊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
以清神之來光景昭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
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
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絜齊並芬烹牲牡享
玉觴神悅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作京邑廣四海
保天年窮地紀

宋書禮志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
悉侍祠非前典也
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后稷以配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
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祫者衆議除明堂上帝
祫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嗣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坐 攀虞議見明堂門

〔熙子虞傳〕虞爲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燦然

〔宋書禮志〕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晉書禮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享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壯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本紀〕太寧三年秋七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

〔禮志〕成帝咸和八年正月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泰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

〔顧和傳〕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

〔通典〕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晉書王彪之傳〕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徃徃有赦愚意常

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凶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倖矣遂從之

蕙田案彪之論郊不宜赦誠爲正當

禮志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元走之已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從之

宋書禮志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詔議郊祀祠部郎徐邈議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

晉書禮志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牡

蕙田案晉書載記中于劉曜記其肖頓配天元海配上帝于石勒記其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于苻堅記其起明堂繕南北郊以其祖洪配天伯健配上帝于慕容超記其南郊將登壇有獸如馬狀類鼠色赤集于圜丘之側須臾大風天地盡昏行宮羽儀皆振裂于赫連勃勃記其刻石頌功德有云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僭制紛然並登簡冊其尤甚者列傳末卷桓元篡位詳錄燎祭告天之文張昌畔逆亦存郊廟服色之制蓋史以紀事雖逆節猶宜備書若禮以行義非正典不容濫及今並從削黜其明堂宗廟社稷倣此

右晉郊禮

宋書武帝本紀永初二年春正月辛酉祠南郊大赦天下

少帝紀永初三年五月癸亥即皇帝位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壯郊明年正月己亥改元景平辛巳祀南郊

禮志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靖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元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享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壯郊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本紀元嘉二年正月丙寅車駕祠南郊大赦　四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十二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　六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　十四年正月辛未車駕親祠南郊大赦

樂志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歌詩

天地郊夕牲歌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表海炳岱系唐胄楚靈鑑濬文民屬虞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磬天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銓在滌有潔在俎以蒙王衷以答神祜

天地郊迎送神歌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
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照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
沈滎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按節星驅扶輪
遥興遠駕燿燿振振
天地饗神歌　營泰時定天衷思心虔謀筮從建表
蕤設郊宮田燭置權火通歷元旬律首吉飾紫壇坎
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宴地區謐大孝昭祭禮供
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舞綴被歌鐘望帝
閽聲神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娛太一明煇夜華
晳日祼既始獻又終煙蒸鄰嗇報清穹饗宋德胙王功
休命永福履克

文帝本紀　二十六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

孝武帝本紀　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改元大赦

禮志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元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若執事贊祼事大宗伯執瑾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

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户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關送神之祼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闕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詔可

孝武帝本紀孝建三年正月辛丑車駕親祀南郊

大明二年正月辛亥車駕祠南郊

禮志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元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齊戒自新也又

月令曰乃擇元辰祈穀於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代或丙或巳或庚並別有義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巳卯始并圜丘方澤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圜丘是猶用圜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享既行夏時雖得遷郊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元注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於上帝鄭氏說圜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圜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圜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夏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以告日而行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

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元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已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疑遷日禮官祠曹攷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尅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依經遇兩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蕙田案遇雨遷郊于禮無徵因遷重告尤爲煩瀆不遷不告自是正誼郊以至日理無常辛語尤破的　又案參觀紀志所載是年正月丙午朔辛亥正六日也益是日實不值雨故得親奉成禮徐爰議云遇雨遷用後辛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明是懸擬之詞並非事實杜氏撮此二語直云遂遷日有司行事以本日親奉之祭指爲遷日而又不親奉誤矣

大明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絡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代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

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

孝武帝本紀大明四年正月辛未車駕祀南郊　六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禮志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畧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祀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業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

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南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詔可

明帝本紀泰始四年正月已未車駕親祠南郊大赦

六年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禮志世祖崩前廢帝即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後廢帝紀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禮志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襮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吏牽牲入到榜禀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腯太史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

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元酒一器器用匏陶以
尭樽盛酒尭圩斟酒壁用蒼玉牖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牖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填街先
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衮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
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羣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
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
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
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

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
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羣臣皆再拜伏皇帝盥
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
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
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
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
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
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太
常光祿勳也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
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
官有其注

蕙田案此篇所云蓋東晉至宋初舊禮至孝
建中則亞獻改用太尉而非太常矣降神不

以秬鬯灌矣以其無年次可編故宋志總載
于後非謂終宋代如此也讀者詳之

右宋郊禮